

增補平妖傳

第十四回

瀧澤四文庫

121
12
78

別圖

東京圖書館				
一	二	三	一	少
册	號	架	函	後類

13
12
46



第十三回

閉東庄楊春點金

築法壇聖姑鍊法

古洞天書不記年

誰將半壁向人傳

一從辨出雷文字

修鍊成時擬上仙

藏原芬楚納本

話說賈道士雷却病子指望掛在那老婆子一條心腸是與媚兒重會的大關目不知甚麼緣故忽然而去心上又惱又疼神魂散亂就做出這箇癡夢來醒後短歎長吁酸楚了一夜次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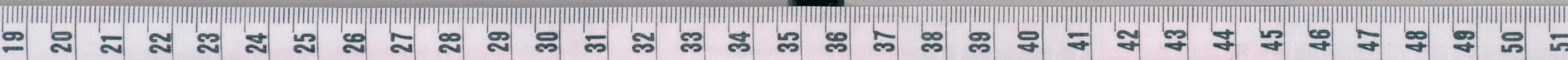
問起病子衣服被窩都在還道他不曾遠去教人四下訪問有人說他在劍門山下僱了生口一箇遠方漢子隨着他去了從此又着了一急病勢轉添夜夜夢見這小妖精來纏他泄了幾

遍成了滑稽的病日裏三不知忽然火動下邊就流出來了以後合着眼便看見媚兒看看骨瘦如柴自知不好歎道媚兒我

與你呵今生不作吹簫認信良當為結髮親對了也道和小髮

與你呵今生不作吹簫認信良當為結髮親對了也道和小髮

平妖傳卷四第十三回



新說的都是承訣的凄凉話兒老道士從來不出房的也來看
了他幾次病勢已是九分九厘的地位少不得預辨後事淹至
交春油乾火盡嗚呼哀哉剛剛二十七歲正是貪花不滿三十
昔人有小詞名清江引說得正好

百般病兒都好換恁的抱相思害鵝地痛鑽心整日魂不在
到嗚呼纔省得冤業債

這癡道士臨死還一心牽掛着小妖精爲此一篇精靈不散那
一世婚兒托生胡家叫做永兒道士托生焦家叫做憨哥雖然
不得到老齊眉也算做少年結髮在姻緣簿工勾除宿帳此是
後話不題再說癩子同楊興起路錢食渴飲夜住曉行不一日
來到華陰縣先在場巡簡門首經過楊興留癩子進宅報與家
主知道楊春慌忙出來相見叙寒温中也說幾句爐火的話兒

探他癩子全然不曉只把雙眼來睜一字不答楊春只疑他不
肯輕易講論也不窮究獻茶後就叫楊興送癩子到西園與聖
姑姑相會癩子進得園門先會見了蛋子和尚心下想道我母
親好沒正經如何招箇野僧同住難道許多年紀到勾和尚起
來一到淨室見了婆子便問道妹子婚兒如何不在一處住前
邊那野和尚又是何人婆子道一言難盡先說樹林中躲風夢
見則天娘娘如此如此醒來就失了婚兒後來遇着蛋子和尚
正應了夢中遇蛋而明之語他帶得有天書只我識得乃是九
天秘法若修鍊時須得千金之費我只推要建普賢祖師佛院
小兒左點善能點化黃白借這話兒誘出他的財物來就乘機
接你到此同行修鍊却不是好癩子答道怪道場巡簡一見面
便說什麼爐火又是我答應不然却不露出馬脚來麼正說

話罷楊巡檢來拜癩師送上新衣一套鋪蓋一副就約母子二人明日同往東莊看屋看地婆子道要買些藥料及出入奔走少不得托我家蛋子兄弟若用別箇恐怕口嘴不穩明日也要他走一遭楊春答應道最好去不多時教家人送晚飯來罷下一卓子素菜癩子私對婆子說道娘怎的弄得些葷酒兒來喫便好婆子道有名的楊老佛家葷酒不聞的你休得慣了嘴到明日修鍊時整年月不許動葷哩癩子呆了把舌頭也伸一伸當夜無話次日早飯後楊巡檢分付差一乘小轎兩匹馬去西園迎接他三位自己先到東莊相候婆子乘轎在前一僧一道騎馬在後管家引着飛遶東莊上來一路看時果然好箇去處但見

田連呼陌樹滿丘陵田連呼陌零星住下莊家樹滿丘陵整

隊行來樵子田拘中寬寬一片空間田地會爲比丘尼道場高阜處大大一圈精緻莊房已非郭合公故業倘健佛若道院儘教千門萬戶怕做不下鳥革翬飛若作鬼窟神壇便住半載一年真箇不聞雞鳴犬吠最喜主人能好客深林飛鳥任安樓

婆子見楊巡檢先生謝道若檀越如此信心都是夙因所致楊春道來路上會着這片隙地麼婆子道已見過十分稱意了這貴莊外面也好箇形勢只不知裏面房屋何如楊春道就同一看便引着衆人彎彎曲曲各處房屋看遍原來雖說莊房造得甚有體製牆門裏面一字三間乃是堆積柴穀之所兩旁設下倉廩中間三間是客坐後邊幫幾間雜屋那左屋就是管莊的住居廳中開箇大大的魚池以防火燭右邊望去都是亭臺花

木之類三株古栢橫斜半枋用箇朱紅木架兒扶着左邊一帶迴廊迴廊盡處另有箇角門進了角門又是三間半屋裏頭書室樓房藥爐茶竈無所不具楊巡簡每年收租等帳也到此十日半月介住所以收拾得齊整若閉上角門時分明別是一座宅院楊春道這幾間做房可將就作寓否婆子道何消恁般精室罪過罪過又道只今晚就在此住下罷一動不如一靜只是所借毋銀望乞作速留意楊春道三日內便奏集送到三位日用供給就在這小莊支用只怕炊爨時還用箇小廝婆子道更不消得楊巡簡臨別喚管莊的老主來分付一應供給要你支持須是周備每月只開帳來看便了又教將廩廳後面照壁開斷貼下封皮若送供給時就從老主家裏穿出迴廊不許別人走動又將角門裏面鎖鑰付與聖姑任意開閉就帶幾箇莊客

去西園取三位的行李婆子住下這房子稱心滿意了少亭園公同幾箇莊客將行李送到蛋子和尙的包裹有天書在內行坐不離已帶在身邊只有鋪陳棍棒在耳房中也一齊取來了日沒時婆子教蛋子和尙將側門鎖斷三口兒做一處商議蛋子和尙遊方熟脫一應買辦合用東西俱是他奔走左點腿不方便專管看守法壇燒香點燭及煨煮三餐茶飯婆子專主教導他們書符念呪按時脩鍊預先分派已完其柴米之類老王處每月總支免得日日纏擾第二日侵早楊奶奶差掌房的老嫗擡箇小轎兒到東莊特看聖姑姑敲門進來道奶奶聞知法眷同住怕不方便不好自來看得教老身多多致意婆子道足感奶奶掛念老嫗嫗看着癩子笑道此位便是令郎癩法師麼聖姑與普賢菩薩恁船識熟何不央菩薩分付天醫醫好了

平妖傳卷四第十回
四
這隻腿婆子道一人一相不可更改譬如觀世音于手于眼何曾嫌多減却幾箇彌勒祖師一箇大肚子垂到膝上何曾道不方便喫藥消他老嫗嫗道聖姑說的是又道轎子裏有隻小官箱相煩蛋師去取蛋子和尙取進來放在卓上是箇描金箱兒鎖上一把白銅小鎖老嫗嫗張神捉鬼的道老身有句私房話兒教兩位師父權且閃開袖裏摸出條猪肝紅的舊汗巾來角上縛箇小鑰匙兒將鎖開了箱內取出幾包東西做一堆兒放着道這銀子共是二百兩是奶奶的私房教老身送與聖姑聊助雜費別的面前莫說婆子稱謝收在一箇抽替卓兒裏頭老嫗嫗又叮嚀道放在謹慎去處纔好婆子道不妨事老嫗嫗道老身是恁般小心的真怪多講又道今後聖姑見普賢菩薩時也替老身寄箇名兒老身是孫氏奉過二十多年齋了婆子道

當得當得老嫗嫗道老身只爲死了老公兒女又不孝順所以孤身傍在奶奶身邊度日那一世只求箇好兒好女足矣說罷依舊把空箱鎖上婆子喚病兒拿着送他出門上轎去了病子鎖了角門進來已自曉得奶奶送得有銀子便熱鬧開的要買東買西婆子道奶奶瞞着人來的且慢些動揮等楊巡簡送到看多看少再作區處有詩爲證

陰性從來吝吝多 百般好事被蹉跎

偏於佛面貪資福 肯把私財捨道婆

話說蛋子和尙見事事奏巧心中歡喜便要將二十四紙天書求聖姑譯出講解婆子道今番我三人在一處修鍊你瞞不得我我瞞不得你這大紙土看字不甚方便可將素紙釘成手掌大小本貧道將唐音譯出賢弟細細瞻寫庶幾作用時便於翻

鬪蛋子和尚道如此甚妙且說紙墨筆硯合用多少做一起兒
 買下這小事今日先做下不妨婆子道每人好紙四十九張要
 筆十枝墨五錠小硯二箇硃砂三兩三箇人便要三倍如今騰
 寫小本費紙也不多再加紙五張筆一枝墨一錠足以勾用婆
 子在西園上時原有人送下些錢鈔把來教蛋子和尚製辦這
 事因是先前派定癩子也不敢攬越須臾之間蛋子和尚將文
 房四寶買齊婆子取餘紙五張裁破每張裁做二十餘葉除符
 形照樣描寫其他文字俱將唐音譯過寫成蠅頭細字蛋子和
 尚寫一行明白一行快活一行正是雖然未得神通使不作三
 心兩意人一日一夜都寫完了婆子對閱過一字無差第三日
 天明將原來二十四紙用火燒化這天書秘本可一不可二亦
 恐留下人間或致藝嬖罪有所歸也早飯後楊巡簡回到東莊

擰着一皮箱銀子足千兩之數教與婆子收下道點出黃金時
 倒換銀子再點便是無窮了婆子道正是如此楊春又道今番
 別了聖姑不敢請見了但不知丹成大約在於何日婆子道也
 看緣法遲早多則一年少則半載那時定有好音奉復倘或遲
 慢也募性急揚巡簡別去婆子教蛋子和尚先取五方之土就
 本莊權弄中央餘者東南西北俱在十里外取用各將布囊盛
 下其他世間動用之物貴的如金珠賤的如木石粟的如豆麥
 燒的如煤炭粗的如缸瓮細的如針線清的如茶酒雜的如藥
 材色色都要買得完備一面蛋子和尚製辦東西一面婆子打
 掃樓下設壇先期齋戒沐浴擇六甲日吉時將土布囊按定五
 方之位相去各尺許周圍將新軌壘起約高一尺五寸空處用
 五穀填滿上設明燈三盞晝夜不絕外用黃布製成神帳一頂

咒
置下前面設香案一座供養着甲馬雲鶴每日設茶酒果三品
早起念淨口呪一遍淨身呪一遍淨法界呪一遍安土地呪二
遍見兄三遍然後依法作用此是常規不必細述且說交會
次日先將各人合用紙墨筆硯等排於六甲壇下婆子起首脚
踏魁罡二字左手雷印右手劍訣取東方生炁一口念通靈呪
一遍焚符一道蛋子和尙和左點都依着婆子行事雖然一般
念呪燒符這符形都是婆子動筆畫的如此七七四十九日紙
墨筆硯俱靈然後商議召將蛋子和尙要得自家書符婆子道
書符最是難事須要以氣攝形以形攝氣假如此符是何作用
便要作此觀想如要興雲使想得一點陰氣起自丹田漸覺滿
身都是雲氣光塞從七竅中噴薄出來瀰漫乾坤如要起雷便
想得一點陽氣起自丹田漸覺一身都是雷火運旋從七竅中

搏擊出來震動天地想就時急將此氣落墨一筆而成所謂以
神合神以氣合氣正要把我的神氣與天地貫通這符方有靈
驗初時尚費收攝到工夫練熟閉眼神便聚書空符亦靈此通
天徹地之妙訣也若只照着符形描畫自己的神氣先自散亂
如何感動得神鬼俗語云書符不效却被鬼笑寫符不靈到被
鬼驚我今先寫與你們看從何起手從何結構如何凝神運氣
你們看得爛熟然後動筆一法通萬法通一法不通萬法都不
通了切不可粗心浮氣自誤其長蛋子和尙和癩子喏喏連聲
不約而同的問道書符之法已領教誨今欲召將不知將便能
來否若來時如何相待婆子道正要與你細講有內將方可召
外將鄧辛張陶荀畢馬趙溫關此外之十將也眼耳鼻舌意心
肝脾肺腎此內之十將也先鍊就自己十將統一不亂存神定

平妖傳卷四
七
燕儼如外將森列在前然後呼之卽應役之卽從初時或先現
半身後現全身若見神貌兇惡不可畏懼如其醜陋不可戲笑
須是敬之如父母親之如朋友役之如奴僕苟爲不然必取神
怒又凡欲召將先預定所行之事所問之語若召至無用其將
不爲准信後次雖召亦不來矣兩固和尚道士未曾見將先聽
了這段說話分明像小學生初進學堂還不知先生甚麼規矩
一肚子戰戰兢兢毛骨俱悚各自去虔心靜坐凝神養氣婆子
到書符時先教他兩個看樣蛋子和尙到底聰明看了一遍便
會了癩子時刻把手向空中摸畫也是緣法已至從來懶惰的
到此也精勤起來當他用心不過畢竟也被他趕上大家步罡
踏斗念咒焚符鍊了一七二七到三七微有影響或聞劍佩之
聲或露衣袍之色看來此尙非真將乃將手下之人所遺來闢

壇者也四七五七始現真形或半身或全身或獨行或聯騎跟
隨人家或多或少只是竟往竟來不向庭中停駐說話的却是
爲何這將的英靈無處不在只爲常人精氣與他不相感通所
以俗眼不能看見今日爲符咒所召遊行時未免從法壇經過
又撞着志心至意的自光疑聚豈有不見之理其竟往竟來還
是作用未滿法力不到之故到七七四十九天衆將站立庭中
拱手受令四圍簇擁如有千軍萬馬之勢全不覺庭中狹窄婆
子在前和尚道士在後肅容端立婆子開口分付道吾等三人
乃上帝眷屬奉九天玄女娘娘法旨得九天如意寶冊天文符
籙闡弘道法特召汝等前來輔助聽吾差遣功成之日奏聞上
帝紀錄超昇諸將鞠躬稱喏而退一霎時庭中寂然有詩爲證
盡道有錢堪使鬼 也知無述不通神

平妖傳卷四
試看神將庭中列 只爲天書呪語真

話說蛋子癩子見神將來往初時不免矜持到後漸漸也習慣了只是每遍是婆子當前兩箇隨着脚跟做事雖只一般偏有蛋子和尚性急信心不過欲得自試一番悄悄地起箇五更步入壇前如法捻訣念呪只聽得響亮一聲庭中降下一員天將怎生模樣有西江月爲證

眼似銅鈴般大面如紫蟒鬚剛幘頭金色放毫光繡襖團龍花樣手執早旗一面招風換雨行藏英雄猛烈敢誰當使者

姓張天將

張使者鞠躬而前問道吾師見召有何法旨到慌得蛋子和尚面紅心跳急急按定神魂答道這里樓後北窓少幾株大樹遮蔭只有西園上四棵梨樹絕大可速移來植於山地神將應聲

去了須臾只聽得一陣大風飛沙舞瓦耳邊如軍馬雜沓之聲到天明風息蛋子和尚往樓下看時四棵大梨樹做一行兒的種下乃張使者差神兵所爲也婆子知道是蛋子和尚幹出這事着寔發作了一場說這天將非凡人之比不該把沒要緊事輕易差遣况今道法未成又沒甚本事在身倘觸其怒性命難保蛋子和尚道偶爾試驗一次今後再不敢矣却說西園上園公因這番大風失去了四棵大梨樹慌忙去報與楊巡簡知道楊春正在驚訝只見東庄老王也來報道今早五更風起聖姑姑住下樓房後邊添下幾棵大樹楊春道角門鎖斷你如何有見老王道這樹高出雲端小人從外面望見却是自來沒有的所以報知楊春情知又是聖姑姑的神通暗暗稱奇便道我曉得了你們不得在外人面前傳播各賞了酒飯打發回去不題

老王

却說婆子和二人商議道如今將已鍊就可將七十二位地煞變化次第脩鍊每鍊一法必要經歷四十九日其中有簡便的只管并日做去大約二年之內務期完事二人見說得快當歡喜無限從此加倍用心步罡踏斗書符念呪時刻不虛鍊過一箇七七先能暗中搬運提柴米之類不去與老王支取老王道他不來支一定不是缺乏老漢且落得些受用去查那柴米數時依然按日減少老王大驚又去報與楊春楊春只教莫說看他怎麼光陰似箭看看三年將滿婆子等三箇把七十二般道法俱已鍊成且說神通變化大略如何但見

上可梯雲下能縮地手指處山開壁裂氣呵時石走沙飛匿形攬貌儘教當面糊塗攝魄招魂任意虛空役使豆人草馬戰陣上添來八面威風紙虎帶蛇志難時弄出一樁靈怪風

雲雷雨隨時用水火鎗刀不敢傷開山仙姥神通大混世魔

王法術高

原來這白雲洞法上等不比諸佛菩薩累劫脩來證入虛空三昧自在神通中等不比蓬萊三十六洞真仙費幾十年抽添水火換髓移筋方得超形度世遊戲造化他不過憑着符呪襲取一時盜竊天地之精英假借鬼神之運用在佛家謂之金剛禪邪法在仙家謂之幻術所以玉帝慎重不許私啟天封留傳人世也然雖如此高明之人借資法術全身遠害做箇仙家的津梁入山採藥不怕虎狼千里尋師不費車馬也到是捷徑爲此白雲洞留下這一脉以待有緣之人洞主白猿神又添一筆在後要他每年拱手設誓若生事害民雷神不宥只爲玉香爐烟起早了些蛋子和尙少募了後面七十六箇字所以不曾看着

金剛禪
見輕呼氣

這一條利害的話今日脩鍊成功便認做驚天動地的學問長生不死的法門到後來果然生事害民動起河北一帶數載的干戈使人罵妖名千秋不滅此是後語且說聖姑姑這番脩鍊只用得楊巡簡的銀子其楊奶奶二百金原封不動遣箇靈鬼送還他去了想起鴈門山下初離土洞之時母子共是三口如今雖添了箇蛋子和尙畢竟少了箇胡媚兒是箇缺典少不得尋取將來傳授與他這是婆子心上第一件事了那起蒼鑄像的說話原非本心不須題起只是還有一件我等三人受了楊巡簡夫婦多時供養又得他金銀相助之力一旦不辭而去覺得忽然每人顯箇神通留一箇憶念與他癩子跳起來道我送箇虎與他看莊婆子道我原許他點化黃金今將樓前這塊大湖石點成與他做箇鎮家之寶癩子道正好我的虎就着他看

守金子使盜賊不敢動念蛋子和尙劣弟不才意欲召箇上好匠手將我等三人形像塑此樓下使他家子子孫孫朝夕瞻禮癩子道不好不好塑出我癩腿來你却笑我蛋子和尙笑道恁地時只塑箇坐像罷了當下婆子口中念念有詞望石上只一噴涎沫如細霧散落急把手掌擦之凡掌所到處皆成紫金之色不一時整千筋一塊大湖石明晃晃變成金山一座癩子剪箇紙虎口中念念有詞順風吹去喝聲疾只見這紙虎撲地跳兩跳便成箇黃斑老虎猛烈咆哮與真虎無異癩子分付道老虎老虎听我法語鎮定金山不許携取有人携取老虎逐去說罷把袖一拂依然是箇紙虎癩子看金山座下有箇空處便放那紙虎在內蛋子和尙攝三箇巧匠的生魂閉於樓下一夜塑成三箇渾身極其相像聖姑姑居中蛋子和尙居左左點居右

平妖傳卷四
十一
蛋子和尚一見不勝之喜便道是我塑下的像我先盪箇頭兒
起首癩子道野和尚磕頭誰來答禮蛋子和尚道若起身答禮
時只怕腿脚不方便的被人看破癩子也笑起來婆子道休得
閒講想起今日得道緣由遇楊而止遇蛋而明都是天后夢中
指點他說二十八年後當在河北興旺約我到貝州相助此是
天數我等一來不可逆天二來不可忘了指點之恩自今爲始
各人隨意逍遙念想動時立刻相見若運數到日切莫異心以
違天道說罷婆子騰空而起在空中把手招他兩箇蛋子和尚
把齊眉短棒撇向空中化成萬丈金橋大踏步上去了癩子道
我且向壺天頑耍則箇牆角頭箇箇空酒瓶兒放穩在地叫一
聲我下來也雙脚望癩嘴中一跳不知那里去了正是從來只
有神仙樂法術高時不讓他畢竟他三人那處相會胡媚兒又

在何處奮騰出什麼來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聖姑宮紙虎守金山 淑景園張鸞逢媚兒

仁慈勝似看經典 節儉何須點化金

跨鶴腰纏無此理 堪嗟愚輩枉勞心

話說聖姑姑初到東庄原約楊巡簡一年半載便有回復誰知
一口氣鍊法閉了三年的角門楊巡檢已自十分信服的又見
移樹運米如此神通少不得有箇妙用爲此只分付管莊的老
王暗地打聽消息自已再不敢求敲門打戶討消息忽一日
楊奶奶開一隻衣箱只見箱內堆着一多子東西取來看時原
來就是三年前教老嫗嫗送與聖姑姑這二百兩私房銀子原
封不動在內奶奶喫了一驚忙喚老嫗嫗來認時果然不差這

分明是靈鬼所為就是搬柴運米的一箇法兒他們那知就裏
 只管胡思亂猜道這衣箱多時鎖下不開為何銀子倒在裏面
 又是幾時送來的不免教老嫗嫗到東莊上打探一遭老嫗嫗
 坐箇小轎到東莊老王家來問其動靜老王道以前半夜三更
 常聽得院裏大驚小怪叫喚呼喝之聲如今好幾日不聞聲響
 不知何故老嫗嫗道你且討箇梯兒待我爬上屋去偷望一望
 看是怎的老王見是掌房的嫗嫗自然奉承一分又且奶奶差
 來如何違拗慌忙在厰廳上去掇箇長梯子弄了半晌弄進屋
 來靠在迴廊屋簷上老嫗嫗先爬上去望了一望就下了梯說
 道院裏靜悄悄地絕無動靜我腳軟站不住還讓老人家來
 老王真箇上梯去舒頭而望並無一人直爬上屋春仔細前後
 觀看忽然見了明晃晃黃燦燦這座金山心下又驚又喜下得

梯來心生一計瞞着老嫗嫗只說不見甚的想是從後門走了
 老嫗嫗轉身去後老王一脚箭跑到城中報與家主楊巡簡知
 這如此這般想來是老爺洪福特來報喜楊巡簡喝道誰教你
 去望來老王道是奶奶差老嫗嫗來教小人去看不關小人之
 事因是好幾日院裏不聞聲響想不在了所以小人六膽不然
 也不敢揚春心下沉吟便教家僮備馬親往東莊把厰廳後壁
 封條揭了開進去看時裏面没人來往亂炒縱橫迴廊下小角
 門依然緊閉楊巡簡自去敲了幾下不見答應教安僮收起磚
 塊去打打了一箇時辰只如不打一般楊巡簡發箇急性教莊
 戶轎夫隨從人等一齊用力把門撞開楊巡簡分付眾人退後
 只見樓下監着這座大湖石已變成大塊紫金楊春暗想道聖

平妖傳卷四第十四回



姑神通果然非小掣轉頭來猛見聖姑姑和蛋子和尙左點三箇端端正正坐於樓下楊春大驚慌忙下階拜倒稟道弟子失侍教聞師父點化已成特來拜謁安童道老爺莫拜上面坐的是箇死的不然怎不回禮楊春起身上前看時原來都是塑的渾身儼如生相稱讚不已看四下雜屋中堆積百般貨物器用尚直得四五百金三箇的衣服行禮都不見了後邊四株大梨樹果然西園移來的種得齊整正不知甚麼緣故不別而行想是普賢祖師不願造箇行宮在此聖姑不好回話竟自去了楊春歎息了一回便教安童快去迎接奶奶到來不多時楊奶奶接到楊春引他見了渾身說是聖姑姑自塑下的奶奶拜了四拜轉身見了這座金山誇道人間金子怎的有恁般赤色只可惜點化得忒大了教人不便移動楊春道多着些人來般他家

家去做箇鎮家之宝看見香案邊帷下黃布帳子一頂自去取來單在金山上面一面教安童喚莊戶轎夫隨從人等討了扛捧繩索一齊進來何止三四十人這班人聞安童呼喚問其緣故已自曉得一見帳子裏着都去偷揭來看那一箇不驚喜駭裏自相議論也有箇說眼見稀奇物壽增一紀也有箇說畢竟做官宦的福分大財鄉跟着他走也有箇說皇天心也不平有這些金子不派點屑粒與我們窮漢又與那財主做甚有幾箇有氣力常出尖的將繩索向前要去細縛那金山不動手時猶可纏動手時忽然金山下面起陣黃風一隻黃班老虎撲地跳將出來唬得衆人叫声呵呀四散奔走逃命楊巡簡拖着奶奶一隻臂膊跑上樓去將門窗都閉了過了一時不聽見樓下動靜在窗子眼內偷看時老虎已不見了楊巡簡推開樓窗叫人

一箇也不答應只得大着胆走下樓來只見這些了環養娘也自在神像案桌下躲着也有跑出去的和安童在門口探頭探腦望着裏面消息楊巡簡喝道虎在那里元自見神見鬼的做甚張智安童和養娘們方纔放心楊巡簡教安童一面備馬一面喚齊轎夫送奶奶回宅到家後夫妻兩口說道這聖姑有靈既塑下渾身必然要那金山供養不許人移動所以顯箇老虎出來嚇人如今不去動他自然沒事商議定了把存下貨物器用一應搬回這三間樓下叫作聖姑堂每年正四七十這四箇月的初二日西園設齋楊巡簡自去燒香點燭一遍使封鎖了也不容外人進去瞧看餘月連本宅人都不進去又分付安童莊客等不許向外人面前多嘴僻舌常言道拿得住的是手掩不住的口家主恁般分付了一般又有忍嘴不牢的做新聞

異事說將出去滿縣人都亂哄道楊巡檢莊上出了一座金山又有箇黃班老虎也有同輩親友特爲此事來問楊春楊春只推沒有後來這箇聖姑堂直待具州反後樞密院行下文書各處捱查妖人蛋子和尙左黜等餘黨此時楊巡檢已故了奶奶老病在牀管家稟知小主人私下喚莊戶連夜毀了這三箇土偶看那金山時仍是一座太湖石老虎是紙剪的已朽壞了此是後話正所謂時來鐵也生光運退黃金失色有詩爲證

堪笑楊春識見莽 狐精錯認真僊長

黃金不作鎮家山 險使兒孫作妖黨

楊巡簡一段話表過不題看官們如今要曉得胡媚兒的下落少不得打箇大寬轉又起一宗話頭了話中單表一人姓張名大錦西安府人氏從小讀書十二歲上沒了爹娘跟隨箇全真

先生出去遊蕩在熙都大房山偶染疫病那全真棄之而去幸
遇个外國異人救好了他見他手骨不凡傳授他一家法術能
呼風喚雨投鬼驅神若與白雲洞法術比較也是半斤八兩差
不多兒平生與東京一箇人交厚結爲兄弟常寓在他家那人
姓朱名能有一身好武藝題起那話還是祥符元年的時節真
宗皇帝惱那契丹韃子欺慢中國有佞臣王欽若奏道從來若
非真命天子上不得泰山所以秦始皇恁般英雄也被風雨打
將下來我皇若要鎮服西海誇示外夷須邀福天瑞東封泰山
方可稱一朝聖主真宗問道泰山曾封過幾遍了王欽若奏道
七十二遍了真宗准奏就在王欽若身上要他三日之內報過
七十二般祥瑞事事須要有據王欽若退朝面帶憂容一時間
多了這口三日裏面那有七十二般祥瑞便說靈芝甘露麒麟

鳳凰見今世上都生得有三日內也取不將來那朱能正在他
門下做箇館賓曉得王欽若有這件事在心便道此事不難依
朱能說只用一般祥瑞便可抵當得那七十二般了王欽若欣
然問計朱能道艸木鳥獸之瑞都是後來不爲稀罕只有上古
伏羲時河中老馬負圖而出天示陰陽卦象謂之天書此謂祥
瑞之祖如今若得天書下降把來宣布中外泰山就封得成了
王欽若道天書怎得降來朱能道不消相公費心朱能自有妙
策來朝察稟當晚朱能回家與張大鵬商議張大鵬道不是劣
弟誇口仗平生學的道法只今夜送箇天書信息到皇帝老兒
宮裏去朱能道愚兄此番便是出身之階了全仗賢弟幫襯則
箇其夜張大鵬行箇緣夢的法兒真宗皇帝睡在宮中夢見紅
光曜室一箇神人頭戴七星冠身穿絳衣手捧文書一本告道

上帝有命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陛下宜虔誠受之聖祥萬載
正待舒手去接那文書猛然驚覺到五更鐘動真宗皇帝上殿
正是

九天閭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流

日色總臨仙掌動 香煙欲傍袞龍浮

百官早朝已罷便召宰相王欽若面對把夜來之夢與他說了
王欽若奏道此乃我皇志一氣動與天心相通方有此夢兆這
天書自伏羲時龍馬負圖直至如今不曾再見若果然降下便
是國家之上瑞休言七十二般禎祥便千萬般也賽不過矣乞
我皇速出聖旨一道九門傳諭四下訪察天書消息真宗皇帝
准奏當下取龍鳳花箋就御案上拂開提起玉管兔毫筆御手
親寫道

朕在深宮恭嘿思道夢有神人星冠絳衣傳說帝命當降天
書大中祥符三篇如有人先得者不拘軍民人等詣闕速獻
卽時擢用如係職官加秩進祿欽哉無忽

景德五年正月

日御筆

王欽若捧了這道聖旨辭朝而去便仰文書房一樣抄白了九
張差人向九門張掛把御筆收藏奉爲至寶左右報朱能進見
王欽若忙教請進相見已畢朱能道相公正要啟奏天書拾好
有這道聖旨可謂奏巧之極矣王欽若道據聖上此夢敢是真
有天書下降麼朱能道莫管真不真只在朱能身上包有天書
還相公便是但得權充巡官之職庶幾便於訪察王欽若道只
恐卑職不稱大才有何難哉煩足下用心成事之日必當保奏
重用當下便差人拿名帖到樞密院去將朱能充作皇城司巡

平妖傳卷四十四
官之職未能就相府掛了牙牌出來對張大鵬說道皇上果有
異夢此乃賢弟之神力只是大中祥符三篇那里求取張大鵬
道天書左右是箇名色劣弟已模倣老子道德經之意胡謔三
篇不知可用得否在袖裏摸出抄稿送與朱能看朱能原不甚
通理滿口稱妙便道就煩賢弟一寫用甚紙張我去取來張大
鵬道劣弟前年在高麗國去帶得些皮紙還剩得有每一篇寫
做一卷用黃帛包裹明日五鼓仁兄逕去擊登聞鼓報承天門
鳴尾上降得有天書只依我說就是朱能道朝廷不是取笑的
倘或駕到承天門沒有天書獲罪不小張大鵬道劣弟必不違
候仁兄之事次日五鼓朱能先去敲張大鵬的房門再三叮嚀
這事張大鵬在牀上答應道已停妥了朱能曉得張大鵬的手
段更不疑惑一口氣跑到登聞院前將鼓槌上的亂搥有直日

鼓吏報與本院院使審問來歷帶去朝房先見了宰相王欽若
王欽若聞說有了天書不勝之喜須臾淨鞭三響宮裏升殿受
朝王欽若引着登聞院院使奏道天書下降承天門見有皇城
司巡官朱能來報在朝門外候旨真宗問奏便教宣朱能上殿
朱能拜舞已畢真宗問道天書在何處鄉又何以知之朱能奏
道臣自從前日見了九門聖旨晝不敢寧夜不敢睡想得帝命
天言必降於高崑之處又天機秘密必不是白日降下今早臣
從承天門下巡視望見鳴尾上有黃帛曳出料想必是天書不
敢不奏真宗天顏大喜趨下帝座龍行虎步直到承天門下驚
得滿朝文武顧不得鴛班鷺序紛紛的下殿隨行朱能指點鳴
尾與真宗看了真宗遺兩箇內侍取梯升屋原來小小一箇黃
袱包兒兩條帶子縛在鳴尾之上解將下來王欽若接得在手

跪奏真宗有詩爲證

星冠鴟尾總玄虛 聲臭俱無豈有書

君相一時俱似夢 天言日代竟誰欺

真宗對天再拜御手捧着步行到殿把與翰林學士陳堯叟啟
封宣讀乃是大中祥符上中下三篇篇中都似道家之語讀罷
百官皆呼萬歲真宗命內侍取金匱來盛了權送在景靈宮聖
祖案前供養待興造玉清昭應宮專奉天書就命陳堯叟抄詔
宣播天下改今年爲大中祥符元年擇日起駕親往泰山行禮
加封王欽若爲充國公朱能爲荆南巡簡三年之內直陞到節
度使之職情知這套富貴都是張大鵬作成的相見之間生怕
他題起前因頗有疎慢之意張大鵬猜着這箇意思也不說破
他只不來徃便了此見朱能薄德處後來十五路軍州表章都

奏得有天書天子不知那一箇是真是假到疑心起來有參知

政事十五路軍州丁謂也爲着諂佞上得寵與王欽若兩箇爭權訪出了朱

能挾詐欺君密地奏聞真宗真宗就將丁謂替了王欽若之職

差使臣去拿那朱能問罪朱能自恃武藝把使臣殺了統手下

兵衆反將起來戰敗被擒到招得有張大鵬名字聖旨將朱能

碎副行海捕文書各處捱獲好人張大鵬因此張大鵬又向江

湖飄蕩改名張鷟自號冲霄處士他有了一身法術那一處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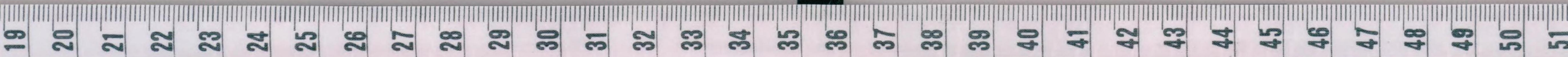
去了常言道官無三日緊過了幾年之後這事便懶散了張鷟

在江湖上打聽得真宗所生皇子今已長成那皇子乃是赤腳

大仙轉生怎見得原來真宗二十一歲上登基宮中尙無皇嗣

御製祝文頒行天下合各處名山宮院修齋設醮祈求上帝時

玉帝正與群仙會聚問誰人肯徃群仙都不答應只有赤腳大



仙笑了一笑玉帝道笑着未免有情卽命降生宮中與李宸妃
爲子生後晝夜啼哭不止御榜招醫有箇道人向內侍說貧道
能止兒啼真宗召入宮中抱出皇子教他眴視道人向皇子耳
邊說道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皇子當下便不哭了真宗大
喜問其緣故道人說此情緣已罷出得宮門化陣清風而去這
皇子是誰便是四十二年太平有道的仁宗皇帝他在宮中只
好赤脚再不愛穿靴襪此其驗也真宗因感齋醮靈應愈加虔
奉各處修復道家廟宇張鷟聞知此信又且皇子是大仙轉生
必然與道流有緣先在東京時曾以太監雷允恭相識甚蒙敬
重那雷允恭寵幸用事官非宣政使之職與丞相丁謂又是內
外交結的張鷟爲此再到東京見了雷太監告訴他前事冤枉
就便托他打丁丞相的關節希圖與隆道教自己討箇賜號大

抵術士輩任你神欽鬼服要借重皇帝的敕封方免得天庭責
罰雷允恭道遠年舊事不須掛念先生只在家下淑景園中作
寓自今皇太子選妃蒙皇太后懿旨發付正在忙冗之際待稍
空閒同去見丁丞相再有面議張鷟謝了手下官身引至淑景
園書房中寓下按宋史所載真宗皇帝共改了五箇年號咸平
六年景德四年祥符九年天禧五年乾興一年此時祥符九年
二月中旬張鷟一夜間見月明如晝在園中間步忽然黑雲掩
月一陣怪風從西而來張鷟道奇哉又是甚麼神道過往捻了
定風訣定睛而看須臾風頭過處雲開月朗只聽得一聲響亮
半空裏墜下一箇女子有詩爲證

情知天上無人住 那得神人墜九霄

陣陣暗風迷道眼 若非月怪卽花妖

那女子非別正是胡媚兒這小妖精這回書直接上第六回的情節他與聖姑姑離了劍門山一路回行到永興地方因天色已晚要趕到樹林中歇宿正行走間對面起陣黑風刮得人立脚不住那婆子是武則天娘娘請去幽宮中相會這小妖精被風刮起半空飄飄蕩蕩直吹到東京雷太監園中墜下天后所說托與冲霄處士便是這話了張鷟見這女子來歷蹊蹊近前看時已被冷風吹得半僵了即便扶進書房把熱湯灌醒問其名姓答道賤妾安德州人姓胡小名媚兒同母親往西嶽華山進香不期中途遇了一陣怪風把賤妾吹向空中那時昏迷不醒耳中只聞得神語云胡家女兒王家后送與冲霄處士受須臾如捲殘雲似飄落葉正不知去了多少里數墜於此地望恩官救取則箇張鷟細看那女子妖麗非常况且應對之間有枝有葉不慌不忙情知不是人類又聽說神語奇怪暗暗地想道莫非這妮子到有妃后之分麼則今雷中貴挑選宮人似恁般美貌料也難得正所謂奇貨可居也便道要問冲霄處士只貧道便是小娘子須認做貧道姪女貧道方好相留媚兒忙拜下道蒙活命之恩便伏侍尚且甘心况爲叔姪敢不從命張鷟扶起安放他在後面小房中歇了次早去見雷允恭說道貧道有箇姪女小名媚兒頗有姿色近因人母雙亡無倚貧道已取到寓所太尉若看得中意時也報他一箇名兒萬一有幸作成貧道做箇法門雷允恭大喜便同張鷟到淑景園來正是得他心肯際便是運通時畢竟未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雷太監饑眼聚乾妻 胡媚兒癡心遊內苑

才子佳人兩下貪 姻緣錯配總難堪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話說雷太監到淑景園中張鷟引出胡媚兒來拜見了雷太監
看見生得十分妖麗滿臉都堆上笑來問道青春幾歲了媚兒
道年方一十六歲雷太監雙睛覷定沉吟了一回連讚了幾聲
好上馬而去少停便差箇官身請張鷟到府叙話雷允恭在所
上相候報道張鷟到了慌忙下階迎接張鷟是箇鑒貌辨色的
心下想道他今日意思比平日倍加殷勤必有好處上廳坐定
了便問恩官呼喚有何台旨雷允恭道適纔見令姪女甚好才
貌只是皇子年方十四歲令姪女年庚反長恐難充妃嬪之選
若只做宮人可不骯髒了鄙意到有一說要與鍊師做箇親家
不知意下何如張鷟道對親的是令弟還是令姪雷太監笑道

骯髒

並非弟姪就是下官本身張鷟道恩官是穿宮近臣休得取笑
雷允恭道鍊師有所不知我們雖然淨過身的七情六欲與常
人一般夜間冷靜不過常想要箇對頭同睡每常寒天冷月教
箇小廝抱背抱脚沒甚意思也有結識箇娼家外宅時時做伴
到底不是常法縱好而不妙不如娶下一房長久相處豈不美
哉張鷟道這事可做得麼雷允恭道內官聚妻前朝都有故事
漢朝石顯有妻有子唐朝高力士聚妻呂氏李輔國聚妻元氏
見於史册再據鍊師休得嫌下官看過曆日明日是箇結婚
上吉之日上午納些薄聘晚間便來迎親有煩鍊師做主先與
令姪女說知過門之後只圖箇富貴受用罷了張鷟見他十分
誠意心雖不樂口中只得應允別了雷太監回到淑景園中將
此話對媚兒說了媚兒道叔叔將奴嫁箇太監有甚出息張鷟

道我也是恁般想來只是他見在有權有勢違拗不得你但於
心去時我自自道理當日無話到次日雷太監家早上便掛起
紅綵大吹大擂準備做親筵席上午先去行聘聘禮是金鳳珠
冠一頂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小團花碧玉帶一條金釵二對金
釧二對其餘隨身一應新衣件件成雙花紅羊酒不必細說把
張鸞寓中擺得錦片一般有詩爲證

花紅羊酒儘鋪陳 太監今霄喜結親

有勢有財胡亂做 世間多少獨眠人

至晚雷太監蟒衣玉帶乘匹紫騮馬押着五綵花輿笙簫鼓樂
往園中來親迎張鸞將新汗衫一件檢訣書符口中念了些呪
語教媚兒穿了就把這口訣傳與媚兒但是若要穿時念箇鎖身
呪若要解時念箇脫衣呪媚兒都會了當下粧扮得天人相似

上了花輿隨雷太監去了張鸞送出園門自回却說雷太監同
媚兒交拜成親也沒箇了頭老嫗伏侍無非是這些小內侍們
携了花燭雙雙引入洞房交盃飲酒有一班好事的做下小詞
兒唱得好

老太監看你渾身上下沒些兒陽氣便做道畫屏前列了十
二金釵只好用着他搔背我看你穿不少着不少用不少只
少了一般兒滋味也是前生時偷婆娘誘小官把那話兒用
得過分了今生筭帳罰你做箇沒水道的婦人少雞巴的男
子也只索忍着悔氣你不去燒些香念些佛施些財多行些
方便少下些陰毒積下那一世兒做箇薛敖曹的徒弟還要
癡心癡想癡想癡心見人學樣討好兒好女什麼的便宜真
癡你是閹男他非石女怎與你做得一世的乾妻真癡枕兒

邊你叫一声小娘子他叫一声老公公可不羞殺你金色的
臉皮

此時寒冬天氣雷太監房中鋪下紅氍毹地衣張着貂鼠帳幔
錦衾繡褥百事奢華上牀時節一般兒也會說幾句勾搭話兒
只有一件奇事媚兒卸了花冠繡襖解到貼肉汗衫再解不開
分明似生成的皮膚一般連下截小衣都被衫兒裏定便是雷
太監自來動手也只看得只得和衣睡了討不得粘皮貼肉親
近一番此是張鸞的術法次日侵早合府的官身私身間漢都
來磕頭要參見夫人雷太監都辭了分付小內侍們且稱他是
新娘莫叫破夫人惹人笑話少停張鸞也上門賀喜雷太監請
入裏書房坐下告訴出這段怪事來張鸞道此是緣法不到或
者恩官尊造第七宮中別有良姻舍姪女沒福伏侍雷太監道

且看今夜何如當下留張鸞一席酒飯而去到晚臨睡時媚兒
脫衣依舊如此原來雷太監最好受用他在錦繡叢中滾出來
的線結兒也捱不得一箇在身上捱着時便是箇大挖搭雷太
監只爲愛那媚兒容貌陪他和衣睡過一夜分明受了一夜苦
楚第二晚再成不得了只得各被各頭到第三晚另收拾箇房
戶送媚兒自睡張鸞也知到相處不來必然退出誰想他心下
雖不喜歡却又不捨得打發回去張鸞心下躊躇道這事我又
不好開口怎麼處如今我且傳下媚兒一箇真容以後覷箇方
便設箇法兒就勸他獻與今上倘得召幸或者博箇封號強如
無名無目做大監的乾老婆當晚行箇請仙傳真法看官你道
甚樣法兒如要傳某人真容打掃一間潔淨房子卓上豫備紙
筆及各樣顏色安設酒果供養寫一道細細的情節疏頭和請

吟嘯

仙符攝魂符焚了念請仙呪攝魂呪各一遍將房門鎖閉其人
不拘遠近能攝其生魂到來畫畢方去生者當時只如吟嘯一
般便是遠年死鬼亦能攝其遊魂與生時不異所以形容態度
傳得逼真畫仙一到便聽得筆墨亂動到放筆聲響此仙去矣
徐徐開門進去真已傳就大抵請詩仙者來的多分是能詩之
鬼請畫仙者來的多分是能畫之鬼若偶然遇得真仙下降詩
必入妙書必通靈那晚張鸞就在媚兒臥房之中如法請下畫
仙到夜半聞得放筆之聲張鸞開了鎖進去看時畫得雙頰如
花秋波欲溜儼如活的一般上面草書僧繇筆三字乃知是晉
朝張僧繇下降所謂僧繇畫龍不點眼龍飛飛上天便是
此人真仙筆也張鸞歡喜次日用絹紙裱箇小小軸兒懸掛內
室只等雷太監再相會時討他声口便進說詞去說他了却說

胡媚兒在雷太監家沒秋沒保自從這一夜打箇謔掙到朝來
昏昏悶悶自覺精神減少問小內侍道這裡可有會說平話的
麼小內侍道有箇瞿瞎子最說得好聲音響亮情節分明他就
在本府簷頭居住媚兒道你與我喚來消問則箇小內侍稟知
了雷太監將瞿瞎子喚到扶入中堂免他行禮把一張小卓兒
一箇小杌兒教他坐於檻外媚兒坐在中間垂簾而聽分付不
用命題只揀好聽的便說瞿瞎子當下打掃喉嚨將氣拍向卓
上一拍念了四句悟頭詩句說八正傳原來是紂王姐已的故
事說起來姐已是紂王聘來的一箇美人迎至中途一陣狂風
天昏地暗從人都驚倒了風過處掙扎起來看時只有姐已端
坐不動紂王道他有福立為正妃十分寵幸却不知那姐已不
是真的是箇多年玉面狐狸精起這陣怪風攝了美人開去自

平妖傳卷四 第十五回

五



已却變做他的模樣百般妖媚哄弄紂王只爲寵了這箇
妃子爲長夜之飲以酒爲池以肉爲林誅殺諫臣肆行無道其
時萬民嗟怨惹起周武王興師伐罪破紂王於牧野殺姐已於
宮中說罷又念四句詩詩曰

盡道商王寵幸殊

誰知姐已是妖狐

假饒狐智能賢達

還勝人間呂武無

媚兒聽了歎口氣道古人云人生不得逞胸臆雖年百歲猶爲
妖若得意一日死而無怨便教取一貫錢賞了瞿瞎子去了心
下想道同一般狐媚他能攘姐已之位取君王之寵我之靈幻
豈不如他乎其夜獨宿房中他夢見自家選入皇宮蒙朝廷十
分寵愛冊爲皇后宮娥簇擁富貴非常母親聖姑姑封爲國太
哥哥左輔亦拜大官一門貴戚榮盛無比猛然覺來乃是南柯

一夢紗窓上日色通紅了只見小內侍捧着一箇洗臉銀盆故
在朱紅面架上稟道今日是第三遍大選皇妃老公公侵早便
往禮部去了請新娘起來梳洗早膳小的們伏侍過也要給箇
假去看一看媚兒道我身子困倦且不梳洗你們要去看時自
去這班小厮們得了這句分明村裏先生放學一夥子都跑了
媚兒道既是第三遍大選合城美色都聚在一處我也去看看
是甚麼樣兒起來梳洗對着明鏡道似我這般顏色便人類中
也稀少却困守此地可不枉了我心靈性巧將一幅青布齊眉
裏頭粧做村姑模樣把房門拴了使出舊時狐精伎倆從房後
踰牆而出開了後門一溜煙走去直到禮部門首也擠在人叢
中來只見衙門大開遠遠的望見雷太監和禮部官員都坐在
堂上一班官媒婆引着各良家女子過堂上面照冊點名從東

角門進西角門出也有貧戶愛女的父母自家跟隨在門外伺
候也有宦家小姐整隊家人養娘跟着總來何止百人都是十
三四歲的其間眉清目秀唇紅齒白的也儘多只沒有箇超群
的嬌姿出尖的美色媚兒一一看了道古來說佳人難得一箇
花錦東京人才也只如此矣衆人推推擠擠下午方散媚兒躲
在土地堂中至晚竟不回家發箇癡念頭要往朝廷大內遍看
三宮六院如何富貴你道他爲何發這癡念頭一來被仙筆傳
下他的真魂因此精神顛倒二來有王家后三字在肚中打攪
聽了姐已的故事一發心中發癢按納不住乘夜黑溜入皇城
雖然妖狐幻惑來不知跡去不知踪那皇城裏面比民間不同
不是耍處他見前門侍衛嚴緊也未免心懷恐懼不敢闖入轉
到後宰門原來一多子匠人修葺御花園恰好做工完了太監
在那里審問工頭什麼說話打着兩碗紗燈兩箇火把照得白
日一般媚兒乘間中溜進逕入御花園行了多時猛見宮中牆
垣高峻難以踰越又打箇寒禁且坐下躊躇箇箇忽然想起皇
太子獨居東宮血氣未定倘然討得相見必有憐愛之意聞得
他又是赤脚大仙轉生骨器非凡若取得他一點真元又落得
一節便宜了轉步向東迤邐而進過了金水橋想要在御溝中
鑽去一來怕他水深二來有銅柱隔絕不便只得又向前行聽
宮漏正打初更月尚未起只見遠遠的幾點火光急跑上前去
望時却是四五箇小太監提著紅紗燈兒做夥出來出恭媚兒
道他既有門而出我不怕無門而入趁火光悄悄地看時果然有
箇角門開着媚兒捱身進去覷箇便處爬上屋簷過了幾層院
字只聽得下面讀書之聲媚兒且不下來在屋上揭去幾片瓦

瓊瓦空開望板向下張看原來這去處叫做資善堂是皇太子讀書之所這皇太子生性總明好學雖然夜深兀自秉燭而坐幾箇內侍們四下倚檯靠壁東倒西歪都去打瞌睡媚兒道此機失了更待何時便從窩籠中飛身而下瞧見後堂幾箇老官人守着茶爐在那里煎茶卓上擺着剔漆茶盤及銀碗金匙之類媚兒去了坵頭布兒把臉嘴一抹變做年青貌美一箇絕色的宮娥忽地偷得一箇茶盤一箇銀碗吐些涎沫在內吹口氣變成香噴噴的熟茶原來狐涎是箇媚人之藥人若喫下便心迷意惑不拘男女一着了他道兒任你箇男子難說坐懷不亂便露筋祠中的貞女也鑽人帳子裏來了媚兒捧着公盤妖妖姣姣的走出後堂恰待向前獻與皇太子忽見皇太子背後閃出一尊神道怎生模樣有臨江仙爲証

肩似臥龍丹鳳眼面如重棗通紅鋼刀偃月舞青龍靴袍穿綠綿美號是壽公一片丹心懸日月扶劉佐漢成功神靈千古播英風馘魔稱土將護國顯神通

這尊神道正義勇武安王馘魔上將關聖是從來聖天子百神呵護這日正輪着關聖虛空護駕見媚兒施妖逞幻看看上交了聖心大怒顯出神威將青龍偃月刀從頭劈下媚兒大叫一聲撇了茶盤望後便倒皇太子聽得狐噪喫了一驚內侍們都驚醒了携着晝燈四處照着只見一箇牝狐頭腦迸裂死於地下衣服如蟬脫一般退在一邊亂起衆人打着行燈火把只怕還有狐党在內前後都照一遍絕沒影響正不知那里來的當夜將狐屍擡出後面明早太子入宮奏過聖上命司天監占其吉凶司天監奏道狐妖昌人衣服時常有之但皇宮內地何從

八平妖傳卷四十一
竊人此非常之妖也昨日是尾火狐直日適有狐怪宮中宜慎
防火災然狐死似有鬼神擊之此乃皇太子千秋之福亦不爲
大咎矣後來火災不驗天子亦不追究後人有詩云

浪說司天據理真 其中神竈是何人

只將泛語尋常應 宣室何曾問鬼神

話分兩頭再說雷太監這晚從禮部回來教請新娘陪伴飲酒
小內侍稟道新娘從早閉着房門至今未開叫喚亦不答應不
知何故雷太監自去敲了幾下又喚了幾聲裏面寂然發起性
來教把房門打開牀土牀下都看到何曾有半箇人影心下想
道他見我待得不甚親密或者逃走去了只是女兒家弓鞋襪
小這般牆垣又沒箇梯子如何去得躊躇了一回又道他便去
也只在他叔叔那邊教人去看看就知端的便差箇官身連夜往

淑景園張鸞寓所看新娘在否張鸞見官身到來道其來意張
鸞大驚道你家老公公差矣我姪女既嫁了他生死是他家的
人了女孩兒家往那里去少不得只在老公公家裏終不然不
見了一箇又要我賠一箇不成官身領着言語自回復去訖張
鸞當晚心下懷疑把門閉了即便書符念呪要攝媚兒的靈魂
到來審問平昔間符到魂來這番偏不應驗張鸞叫聲怪事向
媚兒真容前重復疑神注想了一會再焚一道追魂符只見一
陣冷風過處晝中嚶嚶的似有哭聲忽地走將下來正是媚兒
的妖魂扯住張鸞大慟張鸞勸止了他問其緣故告訴道妾今
不敢隱蔽實乃雁門山下狐精也隨母親聖姑姑雲遊求道中
途遇風變刮來此地蒙仙官收養視同骨肉感恩非淺不意爲
雷家強娶擔誤終身前嘗吟嘆一番自覺精神耗散昨聞禮部

平妖傳卷四
選妃偷身去看自念紅顏不落人後潛入皇宮希圖蠱惑不意
陰中觸了正直關聖之怒撻其刀鋒卽將妾魂牒送鄴都問罪
妾再四苦求蒙關聖簡開薄藉道妾冥數合得人身他日發跡
貝州有中宮皇后之分卽今月內該往本地胡員外家托生正
待釋放恰遇仙符幾番見召遂至於此方知妾之一魂已在圖
畫之中今三魂再得團聚仗仙官之力將畫送入胡員外家便
是妾之生路矣他日貝州之事仙官亦是有名人數倘遇我母
親聖姑姑幸寄一信說罷依舊走在畫上去了張鸞因想起媚
兒被風刮來之時他曾聞空中神語兩句道胡家女兒王家后
送與冲霄處士受我只道他本姓是胡原來還有胡員外家托
生一節據那王家后三字已不是趙家媳婦了不知貝州之事
又是如何我在江湖上也聞得有箇聖姑姑神通廣大此時正
不知在那里若會了聖姑姑這話自然明白了那晚想了一夜
次日侵早雷太監親到園中只怕張鸞尋他要人自己先來與
他陪話張鸞不對他說明只將套語兒支吾答應求他用心尋
訪少停滿京中傳遍說昨夜有箇牝狐死在東宮資善堂今早
畚出後宰門去了張鸞肚裏已自了了暗暗的稱奇那雷太監
如何想得到媚兒身上只分付官身私身閑漢等四下尋訪出
一千貫文充賞這些衆人當一場生意見神見鬼東捱西問那
有消息好似水中撈月的何曾有海底尋針畢竟無不在話下
再說張鸞早飯後打扮得齊齊整整頭戴鐵道冠魚尾模樣皂
穿皂沿邊烈火緋袍將媚兒真容倦起放在一箇荆筐籃中左
手提着籃兒右手擎着鼈殼扇聞知胡員外住在平安街上逕
奔這條路來正是白雲本是無心物却被清風引出來畢竟張

鸞怎生把这畫送入胡員外家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胡員外喜逢仙畫 張院君怒產妖胎

君今不識永兒誰 便是當年胡媚兒

一自妖胎成結果 凶家害國總由斯

話說大宋盛時東京開封府汴州花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門有三十六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若還有搭開出地不是裁花蹴氣毬那東京城內勢要官官且不说起則這財主員外也不知多少有染坊王員外珠子李員外泛海張員外絲帛焦員外說不盡許多員外其中有一員外家中巨富真個是錢過北斗米爛陳倉家中開三個解庫左邊這個解庫專當綾羅緞疋右邊這個解庫專當金銀珠翠中

間這個解庫專當琴棋書畫古玩之物每個解庫內用一箇掌事三箇主管這箇員外姓胡名浩字大洪止有院君媽媽張氏嫡親兩口別無他人正是眼睛有一對兒女無一人因這員外平昔間一心只對着做人家盤本算利得一盤十得十盤百全不想到兒女頭上那院君又有一件毛病專一喫醋撻酸不容員外取妾置婢還是十年前員外偷了一個了頭院君知道登時打個半死就發與主管教他召人賣了又和員外開炒伴唇舌做面嘴整整的有個把月不得太平所以員外也不做這個指望終日只在錢鈔中滾過日子有詩爲證

世間只有婦人癡 喫醋撻酸無了時

不想歡娛容易散 百年香火是孩兒

先陰似箭胡員外不覺行年五十本家解庫中三箇掌事的一

夥兒商量打出錢來備下一副羊酒公禮侵早進去捧觴稱壽
那九個主管另做一起其餘家人安童們又做一起都來磕頭
城中一般的員外及相識人家也有親來捧觴的也有差人送
禮的免不得分付當直的備下筵席寫個顏色帖兒請人喫麵
飲酒中間只聽得賓客裏面你親家我親家的交盃酬酢都說
些家常兒女的說話員外轉想着自家無男無女心中嘿然不
樂到筵席散了眾賓作別而去院君在房中另整個攢盒請員
外喫三盃賀喜員外闕着院君驀然思想起來兩眼托地淚下
媽媽見了起身向員外道員外你家中喫不少著不少百事豐
餘勾你受用雖不比爲鄉爲相的富貴榮華也是于人欣萬人
羨的一個財主况且今日壽誕又是個好日緣何恁般煩惱胡
員外道我不爲喫着受用家私雖是有些奈我和你無男無女
日後靠誰結果則今日酒席上箇箇有親戚扳談都是兒女面
上來的偏我孤身獨自常言道養兒待老積穀防饑明年就是
五十一歲望着六十年頭了生育之事漸漸稀少如此以此心中傷
感如媽媽道東村有個王老娘四十八歲養頭生我今年纔四十
七歲還不算老終不然就養不出了或是命裏招得遲也未見
得我若也到五十歲沒有生育那時少不得娶個通房與你還
有一說聞得當今皇太子也是皇帝拜求來的遍我庶民之家
拜求不得如今城中寶籙宮裏北極佑聖真君甚是靈感不若
我與你揀箇吉日良時多將香燭紙馬拜告真君求祈子嗣不
問是男是女也作墳前拜掃之人便叫養娘們安排熱酒我與
員外解悶則箇夫妻二人喫了數盃收拾了家火歇息了又過
數日恰遇吉日良時叫當直的買辦香紙安排轎馬伴當了髮

解庫

解庫

跟隨了逕到寶籙宮門首歇下轎馬走入宮裏來到正殿上燒了香少不得各兩廊都燒遍了來到真武殿上胡員外虔誠禱祀生年月日拜求一男半女也作胡氏門中後代員外推金山倒玉桂叩齒磕頭媽媽亦然插燭也拜了幾拜祝告化紙出宮回家不在話下自此之後每月逢初一十五日便去燒香求子已得半年光景忽一日時值十二月間解庫中正當算帳的日子又且逼着殘冬當的要當贖的要贖那掌事的和主管又要應接主顧又要打點清理帳目交割好不忙哩只有中間這箇解庫當古玩的到底比那邊清閒一分主管正在解庫中把一年中當過贖過的本利帳目結算托地布簾起處走將一個先生入來那先生頭戴魚尾鐵道冠身穿皂沿邊烈火緋袍左手提着荆筐籃右手拿着鼈殼扇行纏絞脚多耳麻鞋有飄飄出世之姿分明似神仙模樣原來神仙有四等

走如風

立如松

臥如弓

聲如鐘

只見那先生揭起布簾入來看着主管主管見他道貌非常急起身迎入解庫與先生施禮畢檯上分賓主坐了主管道我師有何見諭那先生道告主管此間這箇典庫是專當琴棋書畫的麼主管道然也先生道貧道有一幅小畫要當些銀兩日後原來取贖主管道我師可借來觀一觀看值多少主管只道有人跟隨他來拿着畫只見那先生去荆筐籃內探手取出一幅畫來沒一尺濶遍與主管主管接在手裏口中不說心下思量莫不這先生作耍笑這畫兒值得多少不將畫又兒又將起來看時長不長五尺把眼一觀原來光光的一幅美人圖上面寫僧繇筆三字畫到也畫得好只是小了些不值甚麼錢主管

平妖傳卷四第廿六回

畫



放了畫又回身問道我師要解多少先生道這畫非同小可要解一百兩銀子主管道我師休得取笑若論這一幅小畫兒值也不過值五六百錢要當百兩銀子差了幾多倍數如何解得先生道這是晉朝張僧繇畫的世間罕有之物主管道張僧繇到今五百多年了這幅美人圖還是簇簇新的世上假畫也多惑說得沒分寸了先生道足下既認不真只當五十兩去罷主管道便五兩也當不得先生定要當主管只是不肯當回他去又不肯去兩個說假誇真嫌多道寡正在爭論之間只聽得鞋履響脚步鳴中間布幙起處員外踱將出來問主管燒午香也未主管道告員外燒過午香了那先生看着員外道員外稽首員外答禮道我師請坐拜茶員外只道他是抄化的只見主管把畫軸又起呈上員外道此位師父有這幅小畫定要當五十兩銀子小人不敢主張員外把眼一覷笑道我師這畫雖好不值許多如何當得五十兩那先生道員外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幅畫兒雖小却有一件奇妙處員外道願聞先生道此非說話處請借一步方好細言員外與先生將着手逕進書院內四顧無人員外道這畫有何奇妙先生道這畫不比世上丹青乃是神仙之筆於夜靜更深之時不可教一人看見將畫在密室掛起燒一爐好香點兩枝燭咳嗽一聲去卓子上彈三彈請仙女下降喫茶一陣風過處這畫上仙女便下來那員外聽得思忖道恁地時果是仙畫了只怕未必如此先生見他沉吟便道員外如若不信且留畫在此今夜試看明日來領當償員外道我師恁地說必非謬言敢問我師尊姓先生道貧道姓張名鸞別號冲霄處士員外點着頭卽同先生出來教主當與這

張先生去罷王管道日後不來贖時却不干小人事員外道不
要你管只去簿子上註下一筆說我自當的便了員外一面請
先生喫齋就將畫收在袖子裏却與先生同入後堂裏面坐定
吃齋罷員外送先生出來主管覓足了五十兩白銀交付先生
先生作別自去不在話下員外在家受了媽媽的制縛等閒女
子也不得近身況且說是箇仙女妖嬈美貌生平不曾見面的
如何不魂搖浴浦神蕩陽臺當日巴不能勾一拳把白日打落
譙樓上立地催他起鼓正是眼望捷旌旗耳聽好消息未到天
晚先教當直的打掃書院安排香爐燭臺茶架湯鑪之類預思
量走下一箇計策向媽媽說道我有些帳目不曾明白今夜要
到書院中細算忙教催晚飯來喫媽媽信之不疑真個的早早
收拾晚飯兩口兒喫罷員外道媽媽你先請歇息我去去便來

不覺樓頭鼓响寺內鐘鳴已是初更時分但見

十字街漸收人影九霄雲暗嶺山光八方行旅向東家各隊
分棲七點明星看北斗高垂半側陸博呼盧月下無非狎客
酒人五經勤誦燈前盡是才人學士四面鼓聲催夜色三分
寒氣透重幃兩枝畫燭香閨靜一點禪燈佛院清

胡員外逕到書院推開風窓走進書院裏面分付當直的你
們出去外面伺候回身把風窓門關上點得燈明了壁爐上湯
內湯沸沸地滾了員外打些上號龍團餅兒放在鑪內燒一爐
香點起兩枝燭來取過畫又把畫掛起真個是摘得落的妖嬈
美人員外咳嗽一聲就卓子上彈三彈只見就卓子邊微微地
起一陣風怎見得這風

善聚庭前草

能開水上萍

動簾深有意

滅燭太無情

古寺傳鐘响

高樓送鼓聲

惟聞千樹吼

不見半分形

風過處只見那畫上美人歷歷地一跳跳在卓子上卓子上一跳跳在地上這女子脚到頭五尺三寸身才生得如花似玉白的是皮肉黑的是頭髮怎見得有許多好處

添一指太長減一指太短施朱太紅傅粉太白不施脂粉天然態縱有丹青畫不成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

只見那女子顧着員外深深地道個萬福那員外急忙還禮去壁爐上湯罐內傾一盞茶遞與那女子自又傾一盞奉陪着啣茶罷盞托歸臺不曾道個甚麼那女子一陣風過處依然在畫上去了員外不勝之喜道這畫果然有靈如令初次且莫纏

他等待第二遍細細與他扳話不遲當時把畫軸自家卷過由當直的來收拾了家火員外自回寢室歇息不在話下第二日來說要去算帳忙忙的催取晚飯啣了又到書房中來却說張院君思付道員外昨夜算帳今夜又算帳我不信有許多帳算既然有帳算時日裏工夫丟向那里去了却到夜間恁般忙迫事有可疑不免叫了鬟提個行燈在前媽媽在後逕到書院邊近風窸聽時一似有婦人女子聲音在內媽媽輕輕地走到風窸邊將小梅指頭蘸些口唾去紙窸上輕輕地印一箇眼兒偷眼一張見一個女子與員外對坐了說話這媽媽兩條忿氣從脚板底直灌到頂門上心中一把無明火高了三千丈按納不下尋着手推開風窸門打入書院裏來員外啣了一驚起身道媽媽做甚麼那媽媽氣做一團道做甚麼老乞正老無知做

得好事你這老沒廉耻連連兩夜只推算帳却在這裡做這樣
不仁不義的勾當這沒來歷的歪符貨那個勾引來的你快快
說正間裏只見那女子一陣風過處已自上畫去了那媽媽氣
噴噴的喚梅香來與我尋將出來教你不要慌員外口中不道
心下思量自道你便把這書院顛倒翻將轉來也沒尋處那媽
媽尋不見這個女子氣做一堆猛擡頭起來週圍一看看見壁
上掛着幅美女媽媽用手一扯扯將下來便去燈上一燒燒燬
放在地上員外見媽媽盛怒之下又不敢來奪那畫烘烘地燒
燬紙灰在地上團團地轉看看旋到媽媽腳邊來媽媽怕燒了
衣服退後兩步只見那紙灰看着媽媽口裏只一湧那媽媽大
叫一聲驀然倒地有詩爲證

傳神偶入風流譜

帶焰還歸離恨天

只爲妖踪消不盡

重來火宅作姻緣

胡員外慌了手脚教了鬟相帮扶起來坐在地上去湯罐內傾
些湯將媽媽灌醒扶將起來交椅上坐地媽媽道老無知做得
好事喚養娘且扶我去臥房中將息媽媽睡到半夜光景自覺
身上有些不快自此之後只見媽媽眉低眼慢乳脹腹高身中
有孕胡員外甚是欢喜却有兩件事心中不樂一來可惜這軸
仙畫被媽媽燒了再不得會仙女之面二來恐日後那先生來
取贖怎得這畫還他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經一年光
景媽媽將及分娩員外去家堂面前燒香許愿只聽得門首有
人熱鬧當直的來報員外道前番當畫的先生在門前胡員外
聽得說喫了一個蹬心拳只得出來迎接道我師又得一年光
景不會不敢告訴今日我房下正在坐草之際有緣得我師到

此如數行
文字原本
同只聊有
出八年

增補以承為
未承水後長
也年原本與
語其詳可知

承兒之承
皆作承承
水銀之是下
皆儉之

原本云取信
小名是銀灰
湧起腹懷有
呼做承兒充
陰似前日月
如後不實承
原成七歲三

來只見那先生呵呵大笑道媽媽今日有難貧道有些藥在此
就於荆筐籃內取出一箇葫蘆兒來傾出一丸紅藥遞與員外
教將去用淨水吞下卽時就得分娩員外收了藥留先生喫齋
了去先生道今日宅內忙迫不敢相妨改日却來拜賀擾齋說
罷作別而去亦不提起贖畫之事且不說先生却說員外將藥
與媽媽喫了無移時生下一個女兒來員外甚是歡喜老娘婆
收了不免做三朝滿月百歲一週取個小名因是紙灰湧起腹
懷有孕因此取名期做湧兒後來又嫌湧字不好改做承字時
光迅速不覺承兒長成七歲生得十分清秀素臉鬢髮鮮眸皓
齒如觀音座前龍女一般夫妻兩口兒愛惜他如掌中之珠懷
中之玉員外請一個教授在家教承兒讀書這教授姓陳名善
爲人忠厚老成是個積年句讀之師員外請得到家夫妻兩口

兒好生敬重雖說慈親護嬌女喜逢賢主對佳賓這段話且閣
過一邊再說雷太監自那日不見了新娘差人四下尋訪並無
踪跡只恐張鸞發惡着實陪禮奉承張鸞已知不干雷家之事
落得受他恭敬只爲了承相諂佞與皇太子不甚投機真宗皇
帝晚年又得了個風疾不能視朝所以雷太監十分有心要引
薦張鸞無處用力張鸞又聽了小妖魂一番鬼話况且胡員外
家見在投胎生女眼見得有幾分靈驗把自己進身一節也不
甚上緊只將淑景園做個下處在東京城內城外散澹遊一
來要尋訪聖姑姑相會二來要看取胡員外女兒下落光陰似
箭不覺到了景德元年真宗皇帝晏駕皇太子登基是爲仁宗
皇帝因委雷允恭管造山陵誤移皇堂於絕地被學士王會劾
奏并發了承相內外交結許多惡跡仁宗龍顏大怒將了謂駁



去遠州司戶叅軍雷允恭郎時處斬抄沒家私連淑景園都沒人做了官產張鸞因在這園中住久怕有是非干涉預先脫身遠去浪跡江湖忽一日遊至山東濮州地方其時四月節氣正植亢旱各縣都出榜廣召法師祈禱無驗聞得有個女道姑在博平縣揭榜建壇刻期禱雨張鸞心下思想道這一定是聖姑姑了我且去看個動靜拽開脚步逕投博平縣來正是管教久旱逢甘雨謾云他鄉遇故知畢竟張鸞這一去遇着聖姑姑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博平縣張鸞祈雨 五龍壇左黜闕法

春三夏四好栽秧 萬日懸懸盼雨暘

但願太平賢宰相 用心燮理免災傷

話說張鸞聞得博平縣有個老道姑登壇祈雨心疑是聖姑姑在彼一溜煙跑來進得博平縣城門只見門內懸掛着一道榜文傍邊小杌兒上一個老者呆呆的坐着雖然往來人眾站住脚頭看榜的却少張鸞走上一歩從頭念去道

博平縣縣令淳于厚為祈雨事本縣久旱田業地荒多方祈禱無應如有四方過往不拘何等之人能說法降雨救濟生民者揭榜前來本縣待以師禮雨降之日本縣見斂就一千貫文在庫郎時酬謝決不輕慢須至示者

天聖三年四月 日示

張鸞着罷向老者拱手道貴縣幾時沒雨了老者見他道貌不俗忙起身答應道自去年十一月起到今並無滴水將有六個月亢旱了張鸞道聞得有個遠方道姑揭榜祈雨這信可真麼

如今在邳里老者把雙手一攤撇着嘴說道在那里一萬箇也
走了張鸞笑道却是為何老者道這道姑姓奚自號女神仙有
五十多歲的人了跟隨的徒弟男男女女共有十來箇女的叫
做仙姑男的叫做仙官據他說是大萬谷樂總管府來的善能
呼風喚雨初時揭了榜文縣主相公好不敬重他要離北門十
里之外擇高阜處建立雩壇名爲五龍壇裝成青黃赤白黑五
色龍形按方擺設又逼勒縣主相公要地方上一千貫文酬謝
斂足了錢貯庫方始登壇縣主一一聽允他行的是什麼月字
之法各坊各里都要呈報懷孕婦人用法此方至常用一箇指
稱魅母腹中懷有旱魃不繇分說教縣裏拏到壇前這道姑上
而坐著指揮徒弟們鳴鑼擊鼓噴水念呪弄得這婦人昏迷將
他剝得赤條條地尙在一扇板門上雙脚雙手和頭髮共用五

憤

箇水盆滿滿盛水浸着一箇仙官對了北方披髮仗劍用右腳
踏在他肚子上口中不知念些什麼言語其餘男女徒弟也有
搖旗的也有打瓦的紛紛嚷嚷亂了一日這懷孕婦人悔氣弄
得七死八活天上絕無雲影日色沒了只得散場托言龍王今
日不在家明日管教有雨教縣主出三貫遮羞錢與那孕婦的
丈夫責領回去到第二日又輪一箇魅母要拏到壇前行事眾
百姓憤氣不平登時聚集起三四百人丟靴擲瓦片喊聲如
雷要打死他師徒們這奚道姑慌了和他一夥改換衣服從壇
後逃走了去縣主也不追究另僉這道榜文各門張掛老漢是
本地方里正怕有揭榜的前來只得在此看守張鸞呵呵大笑
道原來如此貧道拏着一刻工夫與你們祈一壇甘雨要子則
箇說罷將榜文一手揭了老耆上前扯住道你大膽揭榜敢是



真正有些本事麼休得要大話小結果只有頭兒沒有尾兒學
那女神仙壇前上去壇後逃去張鸞道你們要多少雨恁般大
驚小怪老者道只要三尺甘雨高低俱足了張鸞笑道我只道
要倒翻江底掠盡海涯這還費貧道幾箇時辰的躊躇只這點
點雨水有何難哉當下老者將杓子寄放人家就引張鸞從縣
前一路而行百姓們看見里正引箇道人進城想情定是揭榜
祈雨的什麼歡喜都跟來看原來博平縣將有六個月不雨亢
旱非常怎見得但見

河底生塵田中圻縫樹作枯焦之色井存泥濘之漿炎炎白
日天如怒目之威滾滾黃埃草欲垂頭而臥擔錢換水幾家
奪買爭先迎客欸茶多半空呼不出渾如漢詔乾封日却似
商牲未禱祈途中行客渴如焚泉底眠龍漸不起

本縣也有幾箇寺觀僧道們各依本教科儀設醮修禳念經祈
禱縣令淳于厚每日早上往城隍廟行香一次全無應驗百姓
起箇口號道朝拜暮拜拜得日頭乾曬朝求暮求求得滴水不
流縣令也沒箇主意了只得由他這日行香過了早堂方畢退
在私衙安息只聽得堂上一片聲喧嚷將堂鼓亂搥慌得縣令
冠帶不迭便服跑出後堂來門子稟道今日遠方道人揭了祈
雨榜文百姓簇擁前來縣令分付里正率領百姓們在門外伺
候單請道人後堂相見張鸞左手提着荆筐籃兒右手持籠殼
扇子飄然而進見了縣令放下藍兒道箇稽首縣令慌忙回禮
問道先生高姓尊號從何處來張鸞道貧道姓張名鸞別號冲
霄處士從海上到此適見榜文祈雨特來效勞縣令道先生行
的不是月孛法麼張鸞道不是月孛法是日黑法不弄黑了日

頭怎得下雨縣令也笑起來又問道北門外見築得有零壇不知可用得否張鸞道既有見成零壇便用他罷縣令道約莫幾日之內可以致雨張鸞道早上壇早有雨晚上壇晚有雨縣令因奚道姑出醜了一遍不甚准信便道先生誇得好大口只不知還用甚法物好預準備張鸞道並不用甚法物只教本縣各寺觀祈雨的僧道先去掃壇伺候縣令道這却容易下官今晚分付停當先生暫在城隍廟中一宿明早登壇便了張鸞道但憑尊命只是一件隨分空間公館貧道暫歇一霄若到城隍廟去恐煩神道接見彼此不安縣令道公館儘有口雖答應心下不以爲然張鸞早已知覺故意道貧道今早枵腸而來求些見成酒飯縣令道要酒儘有只是素齋張鸞道貧道慣喫酒的是鮮肉却不用素縣令道不瞞先生說只爲祈雨一事有三箇多月禁屠下官只是蔬食要鮮肉却不方便張鸞笑道官府斷屠從來虛套常言道官禁私不禁只好作成公差和里正尊官若不信時縣東第十三家呂屠家裏今早殺下七十斤大豬間壁孫孔目爲兒子週歲請客買下十五斤兒今煮熟在鍋裏又縣西顧酒店夜來殺羊賣還剩得一隻熟羊蹄將蒲草蓋在小竹籬裏放在牀前米桶上可依吾言語問他說官府不計較你平價買他的必然肯與縣令道不信有此事當喚直日買辦的依着先生言語問那兩家要回買猪肉五斤羊蹄一隻當直的去不多時把猪肉羊蹄都取得來回話道那兩家初時抵賴不承認被小的如言語破他便心慌卽便將肉送出連價也不敢收縣令道先生是什麼數學恁般靈驗張鸞道偶中而已縣令方纔曉得先生不比常人刮目相敬少停當直的煖到一大罇酒約

有六七斤二十來箇大饅饅和猪肉羊蹄一行兒擺在桌上張
 鸞拱手道貧道不為禮了大碗大塊只顧喫霎時間喫箇風捲
 殘雲只剩三箇空盤子一把壺兒口裏說道蒙賜已點過心了
 到廟中却又錯飯眾人都唬駭了道沒見這樣會喫的好副大
 腸肚縣令皆後立箇俊俏小廝便接口要道不是這般大腸肚
 怎配得這副大口張鸞聽見便把這小廝一指說道你的口也
 不小只見這小廝的面點朱唇一時不繇自已做主隨張剛到
 耳根邊圓圓的好似一隻朱紅漆碗開了再合不下又說不得
 話只是墮淚原來這小廝纔一十五歲髮方覆眉生得清俊是
 縣令相公極寵生的一箇親隨縣令見他作怪已知衝撞了先
 生之故慌忙作揖謝罪道先生可憐他年少不知事看下官薄
 面饒恕他罷張鸞道貧道並不會難為他縣令道這小廝原好

副嘴臉張鸞指道如今原好副嘴臉縣令回頭看時小廝的嘴
 照舊好了一箇押司在傍低低的說道這是障眼法兒張鸞已
 聽得了却不說破問縣令這押司何姓縣令道姓陸名茂張鸞
 道好箇陸押司慌得陸押司躲在一邊去了縣令差人送張鸞
 到公館安歇早晚酒食自有本館人供應張鸞臨期約縣令早
 起回到署壇行香縣令道這是下官本等自當陪侍當日晚堂
 縣令分付各寺觀僧人道眾將五龍壇打扫潔淨鋪設齋整明
 日五鼓都要先在壇上伺候迎接法師又分付本縣吏役侵晨
 取齋又標撥官馬一匹到公館去伺候法師起身當晚關動了
 傳平縣裏次日東方發亮縣令出堂方欲上轎只見張鸞右手
 持龍殼扇左手持荆筐籃搖擺進來縣令相見了問道先生何
 又賜顧張鸞道昨日有約特來奉達同步縣令道此去有十里

天守寺四卷十七回



之遙已曾撥馬奉侯可會到否張鸞道馬兒見在只是貧道會
走不用着他縣合道用過早飯了麼張鸞道用過了縣合道既
如此請先行一步下官隨後便來張鸞道貧道不認得雲壇有
煩陸押司作伴縣令分付陸茂好生替先生引路陸押司奉了
縣主相公之命緊緊幫着同走一箇眼挫忽然不見了先生慌
得他手足無措料然不是落後趕上一步看時那先生前去約
有二三十步之遠押司道在这里還好倘然遊方道人一時口
出大言不能取驗臨時溜去了教我如何回話又或者真個不
認得踐走錯了縣主先到雲壇也頭得我的不能幹事發狠的
趨步上前要跟那先生只見先生在前緩緩而行这里盡力只
趕不上不論緊走慢走只差得二三十步兒押司走得氣喘只
叫喊道先生慢走些小人跟隨不上哩張鸞在側呵呵大笑道
貧道走不慣慢步你若不上前引路時我走向天上去也不與
你祈雨了急得押司捨命又隨跟盼盼看着在前再趕不着脚
跟有詩爲證

遁甲之中縮地高

雖然緩步去程遙

押司饒舌空勞步

要得渾身汗似澆

押司汗如雨下喘後一團只得高聲叫道小人已知先生神術
了饒過小人罷張鸞道貧道是障眼法兒有什麼神術押司方
纔省得昨日失言之過噓頭謝罪張鸞把手一招分明似磁石
引鐵一般不覺立在先生背後了押司一把扯住先生死也不
放不勾幾步到了五龍壇上那夥和尚道士已先在了聞得新
法師到來分作兩班下壇迎接張鸞看這雲壇甚是高爽四圍
樹木成林那奚道姑擺設下的五龍尚在都是竹胎紙糊的涂

抹着五色鱗文中間之大架起箇油布幔兒設得有卓椅之類
少停只見城內城外百姓們紛紛而至何至于數還不見縣合
到來張鸞想道這縣合不肯陪我同行却做張做智叫我先走
自己要打轎來你爲百姓祈雨便步行了這一遍兒也不見失
了禮而直恁做作我今番自要他一要便對着一箇年少的道
士說縣主未到煩你前往一催扯他左手過來目已捻箇劔訣
在他手心中虛畫箇符形急教拿緊拳頭分付道你見了縣主
將便傳吾言請縣主快來迎雨如若遲疑開掌爲信不可私自
中途開看又脫下他兩隻鞋兒也畫箇符在鞋底上教他穿了
快走如要住脚高声喝咄退二字小道士剛把鞋穿上雨足猶
如有人搬運一搬不由自己如風而去約有四五里之程過了
縣主相公頭踏到未喝一聲咄退脚便輕鬆由他收住了只見

縣主相公坐下朱青紗幔的涼轎四樞四扶打着青羅傘行來
小道士到轎前跪着稟道法師教請相公快來迎雨縣合道這
般烈日雨在那里小道士捻起拳頭對縣合道恐相公遲疑命
小道開掌爲信說罷把拳頭放開忽然一聲霹靂從掌中發起
轎杆震得平斷嚇得縣合掩耳不迭面如土色直跌出轎來衆
人七顛八倒連小道士也驚呆了停了一會縣合正侍差人去
問四下左近人家或騾或馬借來乘坐只見一班和尚們又引
着許多百姓到來催取縣主上壇行香縣合已喫了這一番驚
恐不敢遲慢此時只得教左右扶擁少行到壇一面差人回縣
取轎馬到雲壇伺候轉身張鸞見縣合到來迎接上所問道相
公何不乘轎來縣合將雷震轎扛之事說了道先生原來有此
神通法術今日祈雨不難乃萬民之有幸也張鸞道貧道不是

誇口風雲雷雨是貧道腰囊內的東西且試箇戲術與相公看
乞借大傘一用縣令教傘夫將三沿青絹傘遞與先生先生接
傘在手旋了兩旋驀地望上一丟喝聲起吹口氣這把傘兒漸
漸升上到最高處變成一朵烏雲將日色罩定紅光盡遮眾人
都仰面而看張鸞把手一招這朵烏雲托地墜下仍是一柄青
絹傘便透出一輪烈日縣令心中又喜又怕便請先生上坐要
下拜相求速賜甘雨以救一方之困張鸞道不須過禮貧道十
日前從南岷山過遇着大雨貧道把這些雨雲收得在此今日
捨與貴縣結緣罷便向荆筐籃中取出小小一箇葫蘆擺在壇
前教縣令焚香拜禱張鸞捻訣念呪作用已畢將葫蘆塞口拔
去輕輕用鼈殼扇一連幾扇只見壇前起陣大風一股黑氣從
葫蘆中出彼風刮起直透九霄布成一天濃雲張鸞將葫蘆收

們

了走到那竹胎紙糊的黑龍傍邊分付道黑龍黑龍助我神通
乘雲宜速行雨須洪甘霖三尺慰我三農順我者吉逆我者凶
只見那黑龍鱗鬣俱動忽然騰空而去須臾之間閃電亂發雷
聲激烈拳頭般雨點落將下來嚇得百姓們四散都走了縣令
也要下壇奈縣中取轎未到只得同吏役及僧道門在布幔裏
在扎頃刻大雨如注幸得布幔是熟油漬透的又架在高柱上
免得上漏下濕四旁却無遮蔽眾人將桌椅都側着遮雨也有
帶得遮陽傘兒的迎着風兒撐開正在忙亂只見金蛇亂掣霹
靂連聲不離雲壇左右旋轉縣令道敢問先生今日雷神爲何
發怒張鸞道想是看中意了幾箇歹人哩當下張鸞高聲道雷
部聽吾法旨如有真正貪官汚吏破戒和尚穢行道士方許下
擊如無此等速速退避那霹靂愈加連聲不住慌得縣令先倒

身下拜自陳悔過以下吏役及僧道們那一箇說得嘴响的都
着了忙團團的拜做一堆笑得張鸞眼花沒縫約莫一箇時辰
雨聲方歇雷電亦止衆人方纔放心爬將起來向壇下一望落
得山鳴川響池滿溝盈足足有三尺甘雨縣令剛在那里稱讚
先生之功只聽得壇下有人厉聲喝道何處初學敢在此施逞
伎倆恐嚇衆人莫非要詐這一千貫賞錢麼張鸞看時却是一
箇齋足道者生得身林矮小衣服腌臢提着一根青藜杖從大
雨中一步步拐上壇來渾身無一絲沾濕到得壇上放下藜杖
揆着手與縣令稽首縣令和衆人俱各駭然張鸞道貧道捨一
壇甘雨救濟生靈你這乞道到此困擾敢與貧道鬪法麼癩子
笑道諒你有何法敢與師父賭鬪張鸞大怒便把鬮發易子一
手喝道快去打那乞道只見那把扇子冉冉而行逕奔那癩子

頭皮上來癩子呵呵大笑把頭一擡這頂破頭巾望上趨兩趨
撲的脫了頭去迎那扇兒分開兩隻老鷹相撲一上一下癩子
喝聲揚兒何在只見地下橫着這根青藜杖忽然躍起一步步
跳去打那張鸞張鸞把袖一拂身邊這隻荆筐籃兒離地相迎
如藤牌架棍一來一往衆人都嚇得躲在一邊連縣令也不敢
上前了兩下賭鬪各無勝負都收了法術張鸞大怒抖擻精神
口中念念有詞舉手向北方一招大呼黑龍快來那癩子聽得
便把壇上黃龍頭上打將一下只見先前飛去行雨的那條黑
龍半雲半霧飛向壇來這里黃龍鼓鬣張鱗就地騰起迎住黑
龍空中相鬪自古道士能尅水黑龍敵不過黃龍張鸞又叫青
龍快去相助癩子又把白龍一掌那青龍纏飛起去白龍又去
迎住惱得張鸞咬牙切齒急喚赤龍幫助五條龍向空中亂舞

正按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五生互尅擠做一團狂風大起布幔
架子都吹倒了衆人正立脚不住忽然走出一箇和尚耳墜金
銀身披裂火袈裟手中托一箇水晶鉢盂這和尚正不知那里
來的喝道二位同道中休得自傷和氣待貧僧與你勸解則箇
將手中水晶鉢盂猛力望空中一拋變成一顆五采明珠那五
條龍都來戲這顆珠成團作陣而去癩子已認得是蛋子和尙
暗暗喜歡彼此俱不說破只見和尚舉手道二位賭法沒有勝
負那一箇取得水晶鉢盂還了貧僧就斷他是師兄張鸞和癩
子齊聲應道有何難哉兩箇嘿念呪語都收了法術那五條竹
胎紙糊的龍形依然復還舊處恰似不會移動一般又不見他
那里飛回由只見張鸞袖中取出一箇水晶鉢盂送還和尚癩
子道他是段的那真的在我處果然向腰胯間取出一箇來大

小一般無二那和尚都不接受却在自已袖中摸出鉢盂來笑
道貧僧的見在二位休得相戲原來張鸞的鉢盂是袖中葫蘆
變的癩子的鉢盂是腰間柳瓢變的一見真鉢盂出來二物都
還本相各各大笑都收去了張鸞心下也自駭然想道這乞道
的本事不下於我又不知那里走出這莽和尚來更是利害有
詩爲證

孫龐問智非爲敵

楚漢爭鋒未足誇

爭似雪壇齊聞法

大家看得眼睛花

只聽得壇下人語曹雜百姓們絡繹不絕人人執番來迎法師
進縣縣中驕馬也都到了縣令方敢出頭迎接道適纔下官見
三位師父手段俱有驚天動地之術故相上下依下官說三教
同源休爭客氣都請到敝縣下官一同奠禮備得有馬匹在此

各請乘坐勿推却癩子見有馬匹在壇下便要去乘張鸞終有
 些不平之意明欺他是癩脚一把抓住道我們不許乘騎大家
 步行賄箇遲快癩子道足下莫非是騃子張鸞道如何是騃子
 癩子道不是騃子怎的放了馬步行衆人都笑起來縣合道既
 三位不肯乘馬下官禮當陪步蛋子和尙道道下泥濘官府們
 不可失了觀瞻貧僧同二位道友先到貴縣相候說龍牽了兩
 箇道人的手步下壇來百姓們起初只認得祈雨的一位師父
 如今忽然又添了一僧一道正不知那里來的好生怪異紛紛
 的分開兩邊讓一條路與他們先行蛋子和尙在前張鸞居中
 癩子在後走不多幾步癩子故意拐着道二位慢行地下好不
 難走哩張鸞正中其意扯着蛋子和尙越走得快了只聽得後
 面叫聲呀呀回頭看時路傍有箇小小水潭癩子右脚踏入提
 得起時左脚把滑不住撲通的倒撞下水去了張鸞口稱慚愧
 蛋子和尙道莫管他且到縣裏等他便了比及兩人進得縣門
 只見縣堂上一箇人拖着青黎杖拐將下來口中叫道二位如
 何來遲張鸞看了大驚那人非別正是癩子方知撞下水潭乃
 是水遁之法張鸞到此心下總服到縣堂上重新講禮方纔動
 問名號癩子道貧道姓左名黥因爲左腿損傷改名左癩法侶
 中都稱貧道是癩師這位就是貧道師兄號叫蛋師勿名蛋子
 和尙便是張鸞道二位莫非是在楊巡簡家與聖姑姑一同修
 道的癩子道足下何以知之張鸞道貧道曾到永興地方多曾
 聽得人說起大名只是無緣會面今幸相逢多有冲撞說罷便
 拜下地去蛋師和癩師兩箇慌忙答禮問道師兄是誰張鸞叙
 了名號蛋子和尙道原來就是冲霄處士聖姑姑甚想相會張

鸞正待叩問報道縣令回來那縣令已知衆師父們先到便下了轎步入縣門這班和尚道士及百姓們都隨進來縣令教鋪下紅氈先請張鸞拜謝張鸞不肯縣令道下官爲萬民屈膝禮之當然兩下再三謙讓纔拜了兩拜次請那兩位相見那兩箇教收起紅氈賓主作揖階下這班僧道及百姓們一齊拜倒歡聲如雷張鸞安慰了幾句言語教縣主發放他去和尚自去做回向功德道士自去殺雞謝將其餘百姓各自散歸縣令預先分付備有卓席擺在後堂管待三位縣令尚不知蛋子和尚及左癩師名號到後堂一動問都是張鸞代答縣令道先生如何曉得張鸞道原是平日最相慕的適纔說起方知縣令笑道下官勸三位休爭客氣正爲此也既然三位都是神交今日之坐下官不敢僭序請三位自定位次蛋子和尚道張先生今日有功之人自宜首席縣令也是此意張鸞謙不過只得允了癩子讓蛋師坐了第二位自家坐了第三位縣令下面陪席縣令道蛋師莫不奉齋麼蛋子和尚道葷素不拘縣令暗想道是不曾見這一般和尚道士當下酒過三巡食供兩套縣令起身把盞教取一千貫文支帖親手遞與張鸞道此乃地方薄酬休嫌輕褻鶴駕行時但憑支取庫上卽當管送宋朝那時一貫錢值一兩銀子一千貫便值千兩就是千兩銀子一箇人還帶不得況且千貫銅錢如何領得縣令也是有言在先了盡箇人情笑定那先生必然推辭的就受也受不得許多誰知張鸞正待推辭癩子向耳邊說道這銀財他日正有用處可以受之張鸞點頭便討紙筆過來寫道暫寄博平縣城隍收庫就央本縣庫吏將這紙燒在廟中香爐之內這一千貫錢擡至神座下放著縣

令嘿然半晌只得教庫吏來分付庫吏答應去了心中想道那見城隍替人掌財就是送去也乾被人取用了越此黑夜擡回家中看他怎地又想到這一千貫文非同小可掩得誰人耳目况且官府事情倘在城隍廟中查問却不穩便我且擡到廟中與道士通同商議大家八刀若官府問時只說城隍爺收去也那里查帳好計好計當夜喚起人夫大扛小扛擡那一千貫錢到城隍廟正殿中間先對道士說知把法師親筆焚過然後將一千貫錢堆在香爐兩邊如雨箇上墩相似庫吏私與道士約定黃昏後面大家計較八刀庫吏回復去了道士忽動了欺心想道常言見物不取反受其咎見送在我廟裏的錢財如何却與別人分用廟後有箇大魚池不免喚徒弟們相帮陸續運去搬向池中總算做城隍爺收去無形無跡却不乾淨等待久後

從容取出受用連忙關了廟門喚齊了徒弟收拾家火準備扛擡道士總拿得一貫錢在手覺得手中蠕蠕而動提起看時却是一條赤蠅蛇慌忙撒手徒弟們發起喊來只見兩推錢亂動都變做蛇成團絞塊滾向神櫺中去了此時五月十四日雨霽後月色倍明只聽得敲門嚮開來看時正是庫吏道士便將變蛇之事告訴了庫吏那里肯信取火把向神櫺照着并不見一條蛇影庫吏認定道士將錢藏過各處搜索無獲兩下爭論相打後來結告在縣縣令鞠出真情各人打三十板庫吏問革道士逐出廟外不許居住這是後話有詩為証

庫吏心貪道士乖

欲圖千貫作私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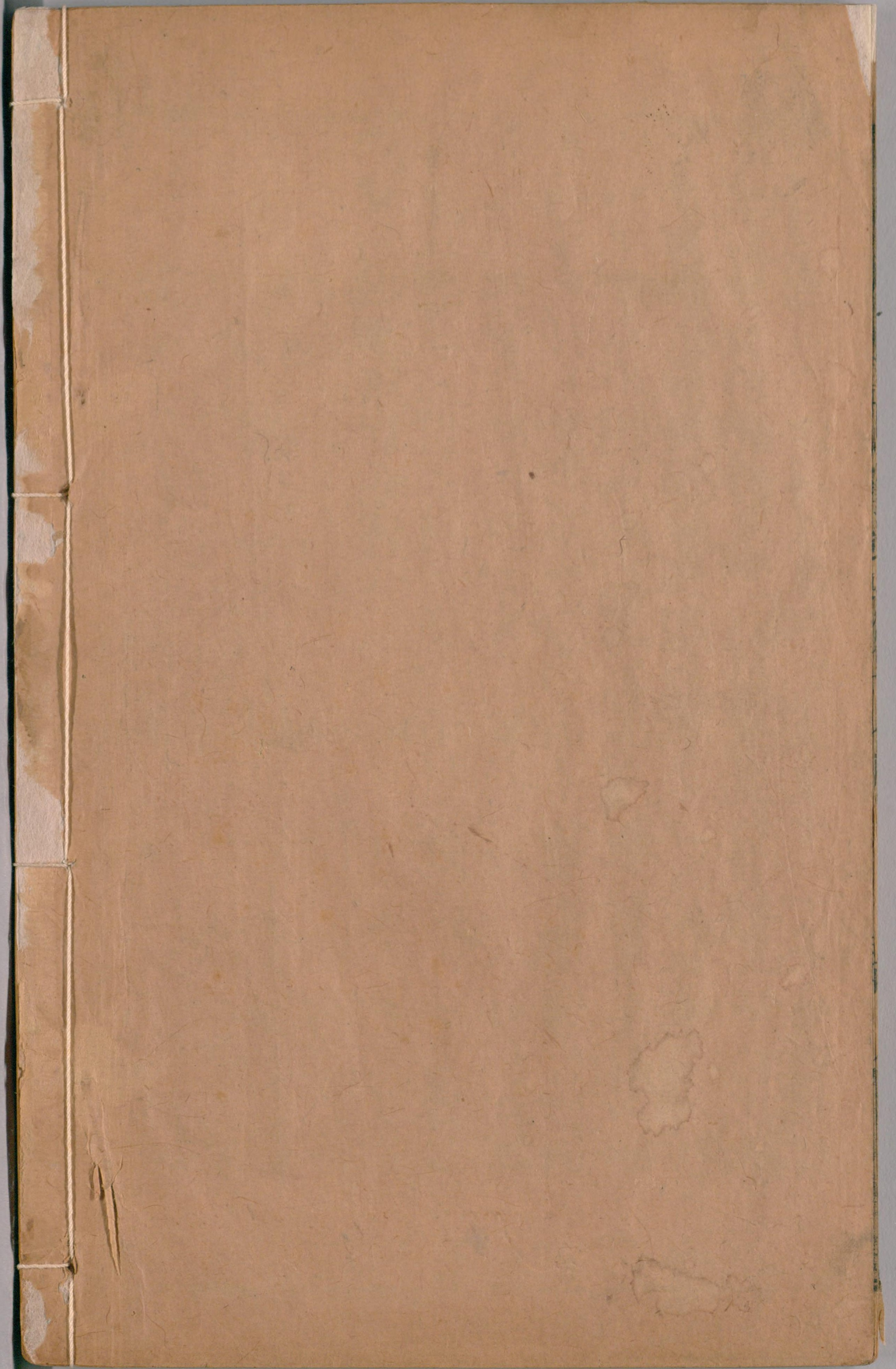
八刀無成遭革逐

不是天災是自災

再說張鸞等三人直吃到月明時候起身謝了縣令作別要行



此
縣令道三位既蒙降重屈在公館同宿一宵來日還要請教蛋
子和尚道貧僧有箇茅菴敢屈尊官同往隨喜一田縣令道琳
宮何處蛋子和尚道離此不遠縣令送出前堂蛋子和尚道告
求淨水一碗小厮取水道來蛋子和尚接得在手口中念呪含
水向下一噴只見階前一片水霧變成江湖波濤洶洶印月如
銀左點向腰間解下柳瓢撒下變成一葉小舟只因這番有分
教左道成羣叙出生死公案冤家相遇翻成貧富波瀾未知去
向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平妖傳8卷40回』 請求記号 寄別13-46

ガラス使用